

美

法

會

談

李鍾桂

本月十三、十四兩日，美國總統尼克森與法國總統龐畢度，在距離葡萄牙里斯本約一千英里的葡屬亞速爾羣島會晤。尼克森總統係於十二日晚間九時四十五分自美國安德魯空軍基地作中途不停留的飛行，而抵達拉吉斯空軍基地的。龐畢度總統則約於五小時前到達。美法兩國元首於十三日上午十時幾乎同時到達安格拉中心的十八世紀大會大廈（曾一度被葡萄牙帝王當作行宮），舉行第一次會談。

這次美法兩國之所以要舉行祕密高階層會談，其原因有下列三點：

第一、由於尼克森總統曾在今年八月十五日宣佈美國新經濟措施，其中之一即片面採取美元的浮動匯率——不以三十五美元兌換一盎斯的黃金。換言之，等於變相宣佈海外美元貶值，其目的在壓迫法郎、馬克、英鎊、日圓及其他國家貨幣的升值，以安定美國的物價，減少失業與平衡國際收支。可是法國却堅持不肯提高法郎價值，以免招致美國輸出量增多的壓力，及其對黃金價格的支持將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美國要想扭轉國際貿易逆差，使歐洲各國同意改變國際金融制度，就不得不打通法國這一關，以減少雙方四個月以來對世界貨幣危機問題的分歧，重新調整兩國幣值的問題。

第二、尼克森總統已正式宣佈他將於明年二月二十一日前往中國大陸匪區訪問，明年五月下旬赴蘇俄莫斯科訪問。他爲了向盟邦解釋這兩次不尋常旅行訪問的意向與目的，並藉以消除盟邦可能的疑慮，所以白宮一連串的宣佈：於本月十二日將與葡萄牙總統蓋丹諾在亞速爾羣島，本月十三、十四日與法國總統龐畢度也在亞速爾羣島，本月二十、二十一日與英國首相奚斯在百慕達，本月下旬與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在華府，本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與西德總理布蘭德在佛羅里達州的比斯肯尼及明年一月六、七日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加利福尼亞州的「西部白宮」舉行高峯會談，以便向美國的主要盟邦領袖保證——絕對不會因爲訪問中國大陸匪區與莫斯科，而進行祕密交易；更不會因爲改善美匪、美蘇關係，而犧牲盟國的利益。同時由於美法兩國關係

的特殊密切與重大，美國早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最先宣佈將與法國舉行高階層會議。同時爲了討好法國，尼克森決定移樽就教，選擇距法國較近的亞速爾羣島作爲會晤地點。

第三、尼克森總統在一九六九年登台時，曾向法、英、德、加等國保證，今後一切國際重大問題，都會與各國政府事前作充分磋商。然而最近尼克森的宣佈訪問匪區、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增收百分之十的進口稅等竟然未遵守其諾言，完全由尼克森獨斷獨行，因此引起西歐各國及日本的不滿，使他們感到寒心，而紛紛與美國採取不同的立場，乃至相反的作法，所以尼克森爲了恢復各國對美國的信心，重振聲望，決定與盟國從事雙邊會談，以期能亡羊補牢。

此外，最近又因爲印巴事件、中東危機、柏林問題的最後解決、北約組織與華沙公約集團自歐洲相互撤軍、未來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等問題，都有須與法國協調，以謀可行的解決途徑。

經過尼克森與龐畢度三次會談的結果，於十四日正式發表公報宣稱：「美法兩國同意與其他國家合作，協力謀求匯率之迅速調整，爲達到目的，美元將貶值，而其他貨幣將調整幣值。」同時兩國一同致力於容許貨幣的比值作幅度較大的波動，讓市場的供需對決定貨幣的相對價值，發生較大的作用：藉以協助解決令人煩惱的國際貨幣危機。」可是在公報中並未提及美元將貶值多少，唯經一般的推測，美元可能貶值百分之八。不論其最後確定的數字爲何，亦不論世界貨幣問題在未來於華府召開的十國會議中，能否獲致完全解決，至少美法會談後決定美元貶值一項，已使得這個棘手的世界貨幣問題的解決邁進了一大步，爲有關各國打開了協調的大門。誠如當美法兩位總統步出了大會大廳，和一大批等候已久的新聞記者見面時，他們各自用本國語言發表了簡短的談話。尼克森說：「龐畢度總統和我剛剛完成了多方面廣泛的討論，對於國際金融局勢方面，我們獲致了殊具意義的進展。」接着他又

表示：「龐畢度總統和我，對於國際方面的問題，討論非常廣闊；而且對於美、法兩國互惠利益的問題上也討論很多。就跟我們以前所舉行的會議一樣，這次會談是公正、坦白和富於建設意義的。」

總之，美法會談所作的決定，究竟發展至何種程度？究竟對亞洲、歐洲各國，乃至整個世界將產生何種影響？究竟能否達到尼克森總統的願望與目

的？尚難估計。不過尼克森所倡導的一句口號：「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談判取代對抗的時代」倒是不斷的在進行着。唯一遺憾的是：關於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匪區一事，他竟然不與其利害關係最大最深的我國舉行高階層會談，實是一件令親痛仇快的事情。

從寮國看印支局勢

羅石圃

寮國是北平和河內輸出戰爭的總口，美國和自由國家對寮國的援助，其目的在建築遏阻赤浪南流的防洪堤，由寮共出面的無論是戰爭或和談，無非在企圖掘墻決口。因此，永珍政府能否抵禦共黨包括戰與和的攻勢？美國在退出越戰後，能不能繼續在寮國協防？以及採取如何的防衛措施？這不僅關係着寮國的安危，也是整個中南半島各國的安危所繫。

可使永珍聯合政府成爲它假道南侵的掩體，即爲它們同意保證寮國和平中立的內因。

寮國是地瘠民貧，沒有海岸線，也沒有鐵路的多山小國，在全國面積廿三萬六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所分佈的居民，不到三百萬人口，是東南亞各國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註一）其引起舉世注目，是由于它位居中國大陸及南北越與緬、泰、高棉之間，被北平和北越利用作爲向其鄰邦輸出戰爭的港口。所以在越戰發生以前，先有一九六一年的寮戰，而每次寮戰擴大，又都是越南、高棉以至泰共叛亂戰爭昇高的先聲。

誰都瞭解北平和河內以寮共出面所發動的戰爭，要一鼓囊括全寮並不困難，問題是易攻難守，一旦佔領了永珍和蠻卜拉邦等重鎮，反而失去了掩蓋侵略面目的護符。因爲它對寮國作戰的目標，祇是開闢和保護它對其鄰邦輸出戰爭的通道，到越南和高棉、泰、緬都已變色後，永珍政府便自然地關入鐵幕，無須急于佔領永珍和蠻卜拉邦。一九六二年的日內瓦會議，北平與河內所以應允保證寮國中立和平，成立永珍三派政府，固然是由於美俄合作所施的壓力，而發動戰爭的對手，認爲目的已達，不如就此騙得美軍撤離，且

當一九六九年北越軍在寮國發動春季攻勢，使瓦瓶平原全部陷落，兩都告警的時候，寮國總理溥瑪親王自悔在日內瓦會議席上，不該替北越隱瞞在寮國的部隊人數及其活動情形（註二），這顯然是由於他明知北越在寮國開闢了胡志明小徑，及沿路所駐紮的北越武裝，而這條道路又成了寮國以及鄰邦的禍亂根源。其實溥瑪應該悔不當初的又何止于此，對泰緬兩國威脅最大的滇寮公路，又何嘗不是由於聯合政府成立的當時，要求共匪協助興建且訂有協議而引狼入室的，以致他對共匪的派兵入境，以保護築路爲藉口，祇有苦不能言。

當然，溥瑪得以回國重掌政權，乃得力于北平與河內所豢養的寮共與中立部隊對他的擁戴，所以在日內瓦會議期間，他名爲中立，實際是相當左傾。當時他滿以爲毛胡的保證可靠，以致認定用偏遠的山地換取到寮國的和平與共方友誼，可謂失少得多。誰能料想到聯合政府成立後，寮共在其國外主子指使下，首先以吞噬溥瑪的政治資本中立軍爲目標，顯然在企圖迫使他完全倒向共方。接着爲擴大胡志明小徑既公然與永珍駐守該區的部隊作戰，而